

明史紀事本末
四



中華書局

明史紀事本末

四

谷應泰編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二

安南叛服

成祖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封黎蒼爲安南國王。安南古交趾地。唐虞時曰南交。秦爲象郡。漢初南越王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設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爲守。教民耕種制冠履漸立學校。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爲界。建安中吳分立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縣。唐初改安南都尉府屬嶺南。安南之名始此。唐亡爲南漢劉隱所并。未幾國內亂。擁立豪渠丁部領。宋乾德初南漢平。上表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公蘊死。孫日燾嗣。淳熙間封爲安南國王。安南之爲國自此始。再傳無子。一女壻陳日暎王死。女主國事。日暎得立。再傳爲日烜。僭稱越皇帝。累世名皆取日下易一字。從火上陽之義。亦效日燾而然也。元世祖平雲南遣人召之入覲。不行。大發兵遣其將脫懽等討之。十七戰皆捷。日烜棄城遁入海。以糧運不繼還。日烜歸國勢復振。日烜卒。子日燾嗣。曰吾祖舊名也。自是爲藩臣貢獻不絕。封安南國王。日燾卒。子日燧立。洪武初漢陽知府易濟頒詔安南。日燧遣使朝貢。上嘉之。封日燧安南國王。日燧卒。兄子日燧嗣。荒淫不治。其兄叔明逼死之。自立。上曰叔明王法所必誅。速擇日燧親賢立之。叔明懼請老。傳政弟日燧。日燧卒。弟日燾嗣。而叔明實揣制國事。與占城搆兵十餘年。數侵思明地。叔明卒。日燾爲國相。黎季犛所弑。立叔明子日煨。季犛叔明僧也。上曰叔明弑日燧而有其國。今季犛又

殺日煒卒。復以禮待。是厚助亂賊也。遣行人呂護移書責之。未幾。日煒亦爲季犛所弑。立其子顯。又弑顯。立其幼子寔。在襁褓中。又斃之。因大殺陳氏。自爲舜裔。胡公滿之後。國號大虞。紀元天聖。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奎。稱皇帝。自稱太上皇。至是。詐稱陳氏絕。奎爲陳氏甥。求權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二年夏六月。胡奎遣使奉表歸思明侵地。八月。老撾軍民宣慰使刁緣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日煒之孫。天明之子。日煒弟也。日煒恭遇天朝。率先歸順。太祖高皇帝封爲安南王。賜之章印。數傳至日煒。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日煒稍抑損。季犛弑之。立其子顯。未幾復弑顯。而立袁蒙然。幼穉。尙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殺陳氏宗族。并寔弑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奎。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奪。臣幸以遠外見遣。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主。以討賊復仇。方議招軍。而賊兵見逼。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探拾自給。饑餓困阨。萬死一生。度勢少息。稍稍閒行。艱難跋涉。以達老撾。其時老撾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伏念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此賊造逆滔天。陳氏宗屬橫被殲滅。存者惟臣。臣與此賊不共戴天。因叩頭流涕。上憐而納之。安南故臣裴伯者亦來告急。請討黎季犛。願爲前驅效死。自比申包胥。十二月。安南遣賀正旦使者至。上令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者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奎初云陳氏已絕。彼謂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曰。可。乃下詔封之。今聞弑主篡位。暴虐國人。而臣民共

爲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

三年春正月，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齋救往安南，問胡奎篡奪陳氏之故。六月，安南胡奎遣使阮景真隨御史李琦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仍命行人聶聰齋救往諭胡奎。十二月，安南胡奎復遣阮景真隨行人聶聰來貢，請迎陳天平。遂敕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命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大理卿薛岳以兵五千人護行。

四年春三月，黃中等護送陳天平至丘溫，胡奎遣其臣黃晦卿等以廩餼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踴躍，中間胡奎不至何也，則曰：「安敢不至，屬有微疾。」已約嘉林江矣。嘉林江，季犛所居也。中遣晦卿還促查，且遣騎覘之。迎者壺漿相繼於道，中信之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雨潦，忽伏發，大呼鼓譟，動山谷。遂殺天平。大理卿薛岳，行人聶聰亦遇害。中等亟整兵擊之，橋斷不得前，賊遙拜曰：「遠人非敢抗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氏親屬，敢肆巧僞，今幸得殺之，以謝交人。」吾王卽上表待罪。天師遠臨，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等引兵還。奏聞，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曰：「葦爾小醜，乃敢欺我，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頓首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絕之。」上遂決意興師，敕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以蜀兵七萬五千益之。徵黃中、呂毅赴京，以送陳天平失律也。秋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爲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驍騎將軍朱

榮、金銘、吳旺、劉劄出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參將統都指揮陳睿、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儁參贊戎務，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治轉餉。是日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犯者，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以次定功。」冬十月，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先是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亡何，能卒。事聞，上震悼，輟朝，乃以輔代能，輔發憑祥，度城壘，關進攻隘，畱及雞陵二關破之，傳檄數季犂二十罪，諭其境內立陳氏意，進度芹站，兩傍皆有伏，遣黃中、呂毅接捕之，遁進次昌江市，造浮橋濟師，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而大軍自芹站西折至新福縣，遣驃騎朱榮往約沐晟，晟軍自臨安府蒙自縣經野蒲，斬木通道，攻奪猛烈，棚華關隘，賊徒悉奔，築壘駐兵洮江北岸，造舟徑渡，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於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互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號二百萬，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椿，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椿內，諸江海口俱下捍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新福移營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船闢進，取驍騎朱榮敗賊衆於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時賊所立柵皆逼江，不可上，惟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兵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期夜襲。」

城以然火吹銅角爲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銜枚舁攻具過重濠。至西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蔡福等先登。諸軍繼之。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響。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走。師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爲陣。輔等督遊擊將軍朱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栗。多中銃箭。皆退走。奔突賊衆潰亂。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數。辛酉。輔等遂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追左參將李彬向西都。西都賊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洮江等州縣次第詣軍門降。輔等督舟師進逼膠水。賊復遁入黃江。閩海等處。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等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追敗賊於萬劫江。普賴山斬首三萬。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兩旬。輔等進次魯江。賊五百艘逆戰。木凡江大敗之。殺其將阮子仁。黃世岡百餘人。三月。窮追至膠水縣閩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陽爲還師。至鹹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躡。輔還軍。遇於富良江。賊舟互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划船載木立柵迎拒。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奮擊大敗之。斬獲數萬。江水爲赤。乘勝追至閩海口。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走義安。其尙書范見覽等降。四月。輔率舟師追至海門。涇鵲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師舟膠不得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天贊我也。五月丁卯。輔與晟等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於奇羅海口。賊屢敗困。衆遂潰。乙卯。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誦得黎季犛所在。前格之。縛送升軍。并其子澄於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獲黎蒼及僞太子芮。將相王侯柱國黎季獵等。皆縛獻軍門。安南平。輔奏安南本中國地。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

民庶俱請爲郡縣如中國制。乃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改雞陵關爲鎮彝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百三十三萬九千。敕尙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又以侍郎張顯宗爲左布政使。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敕張輔。沐晟。劉儁。交趾有懷才抱德之人。悉心訪求。送京師擢用。九月。張輔。沐晟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弒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上問季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下之獄。赦其子澄。孫芮等。後季犛釋自獄。戍廣西。子蒼澄以善兵器赦用之。冬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贈故安南國王後陳氏子孫七人官。裴伯耆爲交趾按察使副。

六年春三月。交趾總兵張輔。沐晟振旅還。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四百七十二。上嘉勞之。賜輔晟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五錠。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英國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侯。竝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校王柴胡超擢指揮使。爲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上問戶部尙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上從之。於是

惟陸元功餘皆班賈有差。秋八月交趾蠻寇簡定反。定陳氏故官不肯臣黎氏而輕騎跳歸我。從下安南爲別將頗有功。知上不欲復陳氏遂逸去。至化州說羣盜鄧悉等下之。悉等推定爲主。稱日南王。改元興慶。出攻鹹子關。黎賊餘黨多應之。而陳季擴鄧景異尤猖獗。黃福奏請益兵。遂命黔國公沐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軍事。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參政劉昱等皆死之。勢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爲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爲副帥。二十萬往征之。敕曰。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聞鄧悉死而八百媳婦老嫗猶供餽者何人。賊云有象五萬。又謂我將帥皆易與。宜戒愼同心協力早滅此賊。

七年夏五月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季擴者蠻人。自云陳氏後也。安南民不忍棄陳王則相率歸季擴。秋八月鄧景異攻盤灘守將徐政戰死。張輔兵至交趾敗賊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監門衛將軍潘坻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酋阮世美鄧景異跳身奔季擴。季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清化。時季擴據地稍遠而我兵悉窮追簡定至濱州。分沐晟兵從磊江南都督朱榮舟師抵牛鼻關。輔自率騎兵至美良。簡定棄馬走吉利深山搜得之并獲其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銘景異逃於義安。簡定至京伏誅。

八年春正月張輔敗賊黨阮檜於東潮州斬首五千級。生擒僞將軍范友陳原卿等二千人。悉坑之。築尸爲京觀。上勞苦張輔久暴師役召輔還。輔奏餘賊未平請畱黔公沐晟鎮之。五月追敗季擴於靈長海口。別將江浩至魯江戰不利。十二月季擴遣使胡彥臣上表請降。上遣方政諭季擴以爲交趾右布政使。

又以其黨陳原樽爲參政。胡具澄鄧景異。鄧銘爲都指揮。潘季祐爲按察副使。然季擴實欲緩師期耳。不肯之任。而掠如故。

九年春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爲副將軍。會征彝將軍沐晟討交趾。陳季擴。敕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十四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朔。胡具澄。鄧景異等於九眞州。月常江尋復率舟師追梟賊黎蕊。斬之。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十年秋八月。英國公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擒其翊衛將軍鄧汝戲。少保潘季祐遁。可雷山乞降。輔承制以季祐仍按察副使。理義安。冬十月。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心江。

十一年冬十二月。英國公張輔。黔國公沐晟合兵敗賊於愛子江。時輔。晟等進兵順州。賊黨阮師檜屯愛子江。設象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大敗。斬賊將阮山。生擒僞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無算。

十二年春正月。兵至政和縣。羅蒙江。皆懸厓側徑。英國公張輔捨騎步進大索。射中鄧景異。擒之。并獲阮師檜於南靈州。季擴遁走老撾。都指揮師祐躡之。進克老撾三關。蠻人潰散。棄季擴及其妻妾於南麼。生繫以歸。八月。交趾陳季擴伏誅。

十三年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加陳洽兵部尙書贊軍務。輔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鎮西南。而尙書黃福有威惠。交人懷之。戢伏莫敢動。

十四年夏四月交趾鎮彝衛百戶丁仕驗來朝貢馬謝恩賜鈔幣遣還五月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英國公張輔奏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貓尾港至甬淪佛淘從萬甯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溫故路近七驛傳便往來從之尋交趾布政司右參議莫勛三江等府士官杜惟忠等來朝貢馬及金銀等物特賜宴勞陸勛爲右布政使杜惟忠爲參議鎮彝衛并交州中左右衛指揮陶弘等各遣人貢馬及方物各賜鈔幣遣還冬十一月召交趾總兵英國公張輔還京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輔經營交趾前後十年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營房皆覆茅多火宗載令三司募官伐材陶瓦不半年營房皆覆瓦火患遂息

十六年春正月交趾清化府俄業縣土官巡檢黎利反利初從陳季擴充僞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爲巡檢然中懷反側張輔還京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相國段莽爲都督聚黨范柳苑晏等四出剽掠總兵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擒斬數百人利敗走擒晏彬請就交趾戮晏以徇先是李彬代張輔鎮交趾中官馬騏爲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箇騏墨而殘交人苦之三年間叛者四五起而黎利最劇

十七年冬十二月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上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而郡縣官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俟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至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污能否以憑黜陟疏上報可十八年夏五月敕豐城侯李彬叛寇黎利潘僚車二農文歷等迄今未獲宜盡心畫方略蚤滅此賊交

趾左參政馮貴。右參政侯保討黎利。戰死。保真定贊皇人。由國子生知廣城縣。有善政。初。趾交趾郡縣。擇人撫治。陞交州知府。遷參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爲給事中。陞交趾參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陣有功。後中官馬騏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強貴勦捕。獨以羸卒數百遇賊兵衆。貴力戰而死。保爲政廉恕。貴有方略。其死也。人皆惜之。

十九年夏五月。豐城侯李彬上言。交趾地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度地險易。爲屯守征調之多寡。從之。秋九月。李彬言。黎利奔老撾。進兵討捕。老撾輒遣頭目覓者。郎阻我兵勿入境。云卽發兵大索利送軍門。久之。竟不獲利。上以老撾匿賊。持兩端。令彬遣頭目至京詰之。尋召彬還。以榮昌伯陳智代。冬十月。赦黎利爲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諭利。竟不起。

二十二年。仁宗卽位。黎利自老撾復還甯化州。僞求降。不出。九月。掌交趾都司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義安府茶龍州。不利。昌江衛指揮伍雲死之。都指揮陳忠與黎利戰於清化。破走之。召工部尙書黃福還京。敕兵部尙書陳洽代。掌交趾布按司事。仍參贊軍務。福治交趾。視民如子。勞輯訓飭。每戒郡邑吏。修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鉅細。咸盡心焉。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必加賙恤。拔其賢者與共事。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文皇知其妄。得寢。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別。冬十一月。交趾參將保定侯孟英。榮昌伯陳智言。山壽未至。黎利復反。先後破茶龍。諒山。茶龍守琴彭。諒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之。命候山壽至。彼計議確當。以

聞。

仁宗洪熙元年春二月。以榮昌伯陳智爲征彝副將軍。討黎利。冬十月。總交趾布按二司兵部尙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攜貳。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敕總兵蚤滅此賊。以靖邊方。

宣宗宣德元年春三月。總兵陳智。方政計黎利。進至茶龍州。敗績。時山壽主招撫。擁兵自衛。陳洽力爭不聽。陳智。方政復不相能。洽以上聞。上下璽書切責智等。而以成山侯王通佩征彝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討黎利。仍命洽參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隸軍中。自效。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彝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孫毋倚富強。要戰功。後因黎氏弑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弔伐之師。蓋與滅繼絕盛心也。而陳氏子孫爲季犛殺戮已盡。不得已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皇考念之深爲惻然。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爲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臣等以爲非是。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爲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上頷之。冬十月。黎利弟黎善據廣威州。擁衆數十萬。分道攻交趾。十一月。參將馬瑛大破賊於清威。與成山侯王通合兵石室縣。進屯甯橋。尙書陳洽以爲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覆言地險惡。宜遠斥堠。持重不從。五鼓。麾兵竟渡。天雨且泥濘。伏驍

起衝盪遂大敗。治奮馬突入賊陣，死之。失亡二三萬人。通懼，師卻。黎利時在義安，聞之，自以精兵來會。圍東關，通敗。後氣大沮，陰許爲利請封，而檄清化、迤南歸黎氏。清化、羅通曰：「非君命而欲賈城，義不可。」連戰敗走之。初，都督蔡福守義安，被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降賊。至是，福馳馬清化城下，大呼守城者宜見幾，全首領，羅通大罵而去。賊又逼鎮城、平州。知州何忠懷奏，請王師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爲賊所得。賊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忠唾地罵曰：『賊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食？』奪杯擲中賊面，流血盈頤，遂遇害。事聞，上深悼惜之，敕旌其門，賜諡忠節。」十二月，交趾布按上言，尙書黃福舊在交趾，民心思之，乞令復至以慰民望。遂召福於南京，赴闕議之。以安遠侯柳升爲征彝副將軍，保定伯梁銘、都督崔聚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爲征南將軍，與安伯徐亨、新甯伯譚忠由雲南二道討交趾。尙書李震參贊軍務，黃福仍掌布按二司事。敕王通守城，練兵候升等至同進。

三年春正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諭曰：「前者論交趾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徵舒弑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旣縣陳，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卽復封陳，古人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定交趾，卽欲爲陳氏立後，今欲承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無事，卿等爲朕再思。」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甯時，當令黃福專意求之。二月，交趾賊黎利攻交趾城，總兵王通出不意，猝擊大敗之，斬其司空丁禮、司徒黎豸而下萬餘級。利惶懼，不能軍，諸將請乘勢亟擊，通猶豫不決。賊得以暇，樹柵掘塹，修器械，四出剽掠，未幾勢復張。三月，命

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璠往廣東。總督運糧赴交趾。又敕調武昌。成都護衛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數萬俱從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等征交趾。黎利圍溫丘。都指揮孫聚拒破之。夏四月。黎利攻昌江。初。蔡福教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人憤欲焚賊營。福報賊。賊盡殺之。遂攻昌江。都指揮李任。顧福日夜拒戰。凡九閱月。城陷。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與指揮劉頤。知府劉子輔自縊死。子輔有惠政。民愛戴之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軍民俱立鬪。盡無一人降者。賊縱火焚民居。大殺掠。王通斂兵不出。賊致書請和。通自甯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且意柳升師雖出。未能猝至。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徇其所請。按察司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非常人能之。汝何所知。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秋七月。黎利攻隘。關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南甯。不赴。隘。畱城陷。逮興祖下獄。九月。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隘。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彝關。升勇而寡謀。連勝易賊。梁銘。李慶曰。主帥氣甚驕。兵累日不得休。困罷而少斥候。不拒險。握重而欲急發卒如敵。伏何慶力疾語升。升唯唯。前至倒馬坂。獨與百騎先馳渡橋。旣渡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梁銘。李慶皆死。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聚宿將。然倉卒新喪元帥。吏士沮且囂。賊驅象乘之。官軍大潰。聚被執。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七萬人皆沒。王通諜知升敗。益大懼。決意與和。工部尙

書黃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賊終不忍加害。其渠長餽以饌糧，乘以肩輿，贈金幣出境。至龍舟，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時晟兵竟不出。冬十月，王通與黎利立壇爲盟，退師。遣指揮闕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烜三世嫡孫臣陳暠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國，弑戮臣族殆盡。臣暠奔竄老嫗，以延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衆云：天兵初平黎賊，卽有詔旨訪求王子孫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請，當益發兵誅此賊耳。尙書蹇義、夏原吉皆言不宜聽。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言：兵興以來，天下無甯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兵臣不忍聞。且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慮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厓，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乎？上曰：卿二人言是先帝意。朕固知之。明日出勅表示羣臣。且諭以息兵養民意。羣臣頓首稱善。於是以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詔諭安南。言黎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尙在老嫗，國人乞封暠王。永奉職貢。頭目耆老具以實對。卽遣使受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敕通等卽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攜家來歸。

三年閏四月，王通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瑛、馬騏、山壽等，廷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藩方，皆論死。詔繫獄。籍其家。梁瑛等坐罪有差，詔褒贈安南死事諸臣。蔡福、朱廣、薛聚、于瓚、魯貴、李

忠皆伏誅。黎利遣頭目黎公僕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千二百匹。閉留不遣者無算。已而使還。利奉表言。曷死。陳氏絕。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不問。先是。文皇時。用兵交趾。侍讀解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文皇不悅。至是言始驗云。

憲宗成化十六年。安南國王黎灝侵占城。先是。黎利死。子麟立。麟死。子濬立。濬爲庶兄琮所弑。因自立。侵老撾。宣慰刁扳雅蘭掌爲八百敗歸。黎壽域等殺琮而立濬弟灝。至是。太監汪直用事。好邊功。議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加兵。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甚急。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尙書余子俊力沮。事得寢。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關結諸彝。姦先釋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姦。亂乃弭。

世宗嘉靖元年。莫登庸立。黎應僭號。統元追諡黎暉爲襄翼帝。先是。黎灝死。子暉立。暉死。子敬立。未封而死。弟誼立。正德間。誼母戚阮种用事。屠戮宗親。逼誼自殺。頭目黎廣討平之。立灝庶子暉。暉多行不義。國人惡之。諒山都將陳立孫與其子昇作亂。鄭綬。鄭惟鐘攻誅之。遂弑暉。立諱。鄭氏國世臣。諱母妻族也。諸大臣疾鄭氏。典兵攻之。綬等亡走清華。昇猶據諒山。莫登庸者。本都齋漁人。負勇力。時時凌波而飛。持劍下刺魚。得巨魚。呼噪爲樂。詭言莫遂之後。以武舉從立孫官參督。有罪。自拔歸。諱用爲宜陽參將。將令與昇戰。大敗之。殺昇。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時鄭氏既去。諱倚登庸自強。諸大臣皆受其賂。方喜登庸起微陋。可託。因請以兵盡屬之。加封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盛。乃銷九鼎爲兵器。竊庫藏金寶。潛使其弟概燒宮室。人居。殺傷吏民。若他盜者。因言寇急。請自爲興安王。鎮之。謀殺諱兄弟。夜率兵圍其宮。諱易服。